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目睹者殡仪馆诡异事件

MUDU BINYIGUANZHI GUIYISHIJIAN

李非凡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目睹殡仪馆之诡异事件 / 李非凡著 . —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10. 12
ISBN 978–7–5404–4671–0

Ⅰ. ①目… Ⅱ. ①李… Ⅲ. ①长篇小说 – 中国 – 当代 Ⅳ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15110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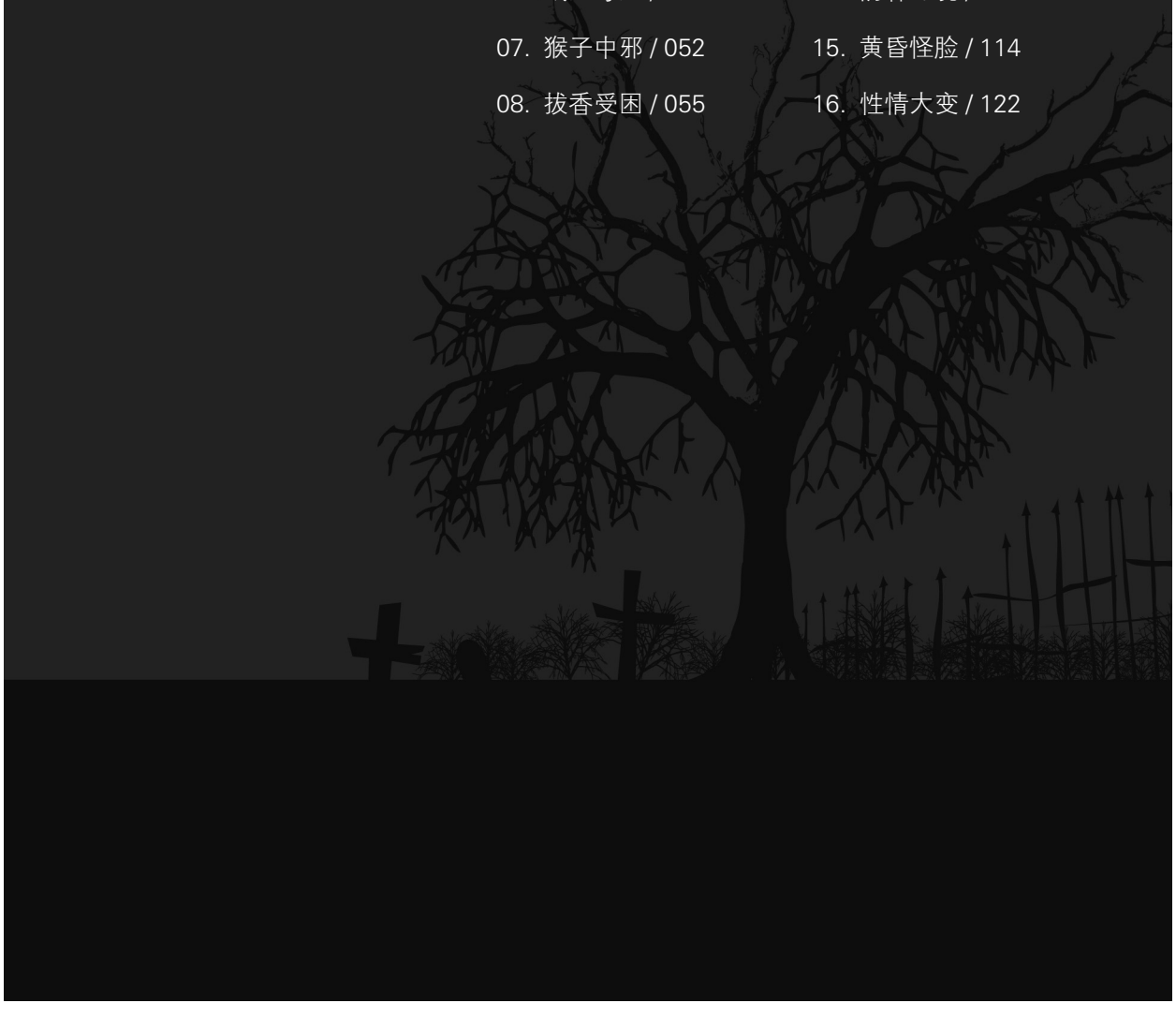
上架建议：畅销书 · 悬疑惊悚

目睹殡仪馆之诡异事件

作　　者：李非凡
出 版 人：刘清华
责任编辑：邓映如
特约编辑：李吉军
营销支持：布　狄　刘　迎
版式设计：崔振江
封面设计：熊琼工作室
出版发行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（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　邮编：410014）
网　　址：www.hnwy.net
印　　刷：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经　　销：新华书店
开　　本：787 × 1092　1/16
字　　数：270 千字
印　　张：18
版　　次：2011年 1 月第 1版
印　　次：2011年 9 月第 4次印刷
书　　号：ISBN 978–7–5404–4671–0
定　　价：24.80 元
（若有质量问题，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：010–84409925）

目录

01. 夺命凶刹 / 001
02. 夜请筷仙 / 008
03. 诡异学生 / 021
04. 红衣女子 / 027
05. 诈尸事件 / 036
06. 纸人寻人 / 040
07. 猴子中邪 / 052
08. 拔香受困 / 055
09. 色丐抓狂 / 060
10. 荒野遇险 / 064
11. 占车怨灵 / 071
12. 亡母训女 / 098
13. 惊悚电话 / 102
14. 阴森幻境 / 107
15. 黄昏怪脸 / 114
16. 性情大变 / 122





CONTENTS

17. 灵异厕所 / 133
18. 夜现鬼市 / 138
19. 车轧何物 / 150
20. 阿德夜游 / 158
21. 刨地见血 / 173
22. 钱伟惊恐 / 181
23. 步步惊心 / 190
24. 神奇招魂 / 217
25. 通灵之猫 / 227
26. 惹祸镜子 / 240
27. 妖气女衫 / 242
28. 猪婆精怪 / 250
29. 死者恋家 / 252
30. 预知生死 / 262
31. 黑衣老头 / 267
32. 女灵作祟 / 273
33. 无名尸怨 / 280

● 在大嘴进殡仪馆上班之前，我对鬼魂的了解，全来自于道听途说。我从未和这玩意儿打过照面，要我承认鬼魂的真实存在，绝无可能。

● 可这种看法，在朋友大嘴到殡仪馆就职后，在我和朋友们亲历了一些神秘而古怪的事情后，被全然推翻，我开始相信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确实有着一些难以解释的存在，这种存在会在某个特殊时刻某个特殊场合出现，让人——难以解释，又毛骨悚然。





01. 夺命凶刹

我的朋友大嘴，中专毕业，走狗屎运，是最后一拨毕业了还给分配工作的人。记得大嘴那年刚毕业，意气风发，在家等分配，每天过得优哉游哉的，没事就和我们一帮哥们吹牛皮，说他家上面有人，疏通一下，把他搞进公安局指日可待。眉飞色舞之余，还拍着我们的肩膀说：“以后你们要是有什么事，兄弟我还可以那个什么什么，是吧？”这话叫我们听了很感动，即便我们平时都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。

掰着手指等了几个月，疏通的结果是：大嘴没被通进公安局，却通进了民政局，通到民政局倒也算了，偏偏把他通去了民政局的下属单位——殡仪馆。

为此大嘴非常郁闷，说他妈的疏通来疏通去，通哪儿不是通，偏偏把我通进了殡仪馆，还不如不通，这殡仪馆和公安局的反差也忒大点了吧。我觉得他说得没错，但作为他的朋友，我得安慰他，讲些屁话：从表面看，殡仪馆和公安局是有些差距，但实际上也差不多，最差不多的就是都要和死人打交道，区别是他们希望死人越少越好，你们却希望多多益善，当然这个愿望有点缺德，放心里别说出来也没人会咒你。

好在大嘴天性乐观，有个极大的优点是随遇而安，郁闷一段时间后，也就想开了，没事就给我们细数在殡仪馆上班的种种好处，比如清闲啊，比如死者家属的意思意思啊，比如殡仪馆地处偏僻风景优美利于修身养性啊，等等。说到高兴处，又拍着我们的肩膀说：“以后你们要是有什么事，兄弟还可以那个什么什么……”他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我们争先恐后地揍了一顿，用猴子的话说就是：“先收了你小子的尸再说！”

我们所在的小镇，位处湘赣交界处，是块山间的小盆地，被众山包裹。小镇很小，人口也少，本地人加上外地来做生意的，也不过两万左右。由于人口少，殡仪馆的业务相对也清淡。殡仪馆从上到下一共就五个人，排排坐下来，分别是：所长，副所长，大嘴，外加两个外聘的临时工。大嘴在殡仪馆里的主要工作是开车，另外还做些布设灵堂之类的杂事儿。

因为业务少，所以殡仪馆没有火化设备，每回收了尸，都要大嘴拉着死者跑到离小镇八十多公里外的J市去火化，烧完了再拉回来入土，有时收到客死异乡的外地人，就要应家属的要求把他们送回原籍，让死者落叶归根。

一般情况下，去火化死人都是在白天，还有家属同行，可碰到特殊情况，就要大嘴一个人拉着死人跑长途，大嘴虽然胆大，这时候也不免会发毛，只要我们朋友中谁有时间，大嘴就要拉着谁陪他跑一趟，一路吃喝他报销，还外带给烟分红包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，坐在副驾驶位上，和他胡吹海侃地去，再胡吹海侃地回。因此我们都十分乐意陪他，全当免费自驾游。有时候大嘴久未出车，我们还会打个电话问问他：“大嘴，啥时候有外出业务啊？”

我经历的第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，就发生在送尸回来的路上。

那天大概是下午五点，大嘴一个电话给我，说有个业务要送去Y县（我们说送尸体不叫送尸体，叫跑业务），问我是否有时间陪他，我二话没说，答应了。

Y县离本镇不远，七十来公里，但路况不好，将近三分之二都是坑坑洼洼的山路，车子跑不快，天气好的情况下一个来回大概要两个半小时。殡仪馆的运尸车，是由一辆十一座的金杯面包改装的，分前后两部分，前面保留了两排座位，后面的位置则拆了用来放尸体，前后间用了块铁皮隔开。有时

候死者家属多，前面坐不下，于是又在后面加了两条长凳，左右各一，只供家属坐，我们从来不会往那里钻，毕竟是死人躺的地方。

那时正值十二月，天上飘着毛毛细雨，山区里天黑得早，加上山路难走，大嘴把车开得很慢，送完尸体，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，我们在Y县吃了顿晚饭，然后打道回府。

车驶入山道，颠簸得要命，大嘴回家心切，车开得比较快，我晚饭吃得有点撑，被颠得难受，我说："你小子开慢点，颠得难受。"

大嘴瞅了我一眼，问："你不会晕车了吧？"

我说："没，晚饭吃撑了，再颠颠就得颠出来了。"

大嘴扔给我一支烟，说："没事，来，吸根烟消消食。"

说完，大嘴自己也点上一支烟，眯着眼睛说："你知道不，王师傅告诉我，跑Y县这条路，不太干净。"

我骂道："滚，这荒郊野外的，你小子别搬出王师傅来吓人！"

王师傅是殡仪馆的外聘工之一，专职修坟，他在殡仪馆干了近十年，据他本人说经历过不少怪事，他对鬼神之类的东西也是深信不疑的，并且相当了解一些民间禁忌。我没事去殡仪馆找大嘴吹牛时，只要看到王师傅空闲，就会逮着他要他讲鬼故事来听。

印象最深的是一件发生在王师傅老家的奇怪事情，据王师傅说，在十多年前，他老家的一个年轻人出车祸死了，那时还不兴火葬，可是要入土嘛，没有棺材又不行，但年纪轻轻的，又怎会给自己准备这东西？临时找木匠做是来不及了，于是其家属只好跑到附近农村去找老人买棺材。

一般在农村，人过了花甲，都会提前为自己打口棺材，已备不时之需，这在当地叫"备喜棺"。在乡下，老人对自己的棺材看得如自家房子一般重要，加之死者又是在壮年猝死，大不吉，因此死者家属找了半天，也没人愿意卖。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一个老头自己找了过来，问他们："你们是不是要买棺材？"死者家属忙说是。老头又问："睡棺的人是不是姓娄？"

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老头干脆地说："我有副棺材，卖给你们，走，现在去取！"娄家人一听舒出了一口长气，跟着老头一路道谢不断，老头开始闷头赶路不说话，后来大概听得烦了，一摆手，说："你们不要谢我，是

他自己选的，我不卖你们也不行。”这话说得大家云里雾里，但看老头不愿意多说，也就不好意思追问，反正卖棺材就行。

一伙人跟着老头一路走到他家，在老头的指引下，死者家属把棺材从阁楼抬到了门外，给完钱，又继续道谢，老头摇摇头，说：“我和你们说了，不要谢我，这是他自己选的，如果他没选，那我也不会卖给你们的。”一个人实在憋不住了，问：“老人家，你说了几次这是他自己选的，这究竟是怎么个回事啊？”老头不说话，招呼两个人示意把棺盖挪开。这棺盖一打开，在场的人都往棺里看去。这一看，大家无不尖叫起来，有离得近的，居然被吓得一个踉跄跌在地上。原来在棺内，一个用血写成的“娄”字正森森然地印在棺材板上，触目惊心。

后来据老头说，在昨晚十二点左右，他在床上听到阁楼里发出一阵蛮大的动静，老鼠折腾不出这么大的响声，老头怕是贼，于是拿着手电筒上楼查看，却发现空无一人，堆放的东西也没有被翻动，这时老头看到自己的棺材似乎有点异样，走上前一看，棺材盖居然被挪开了一条缝，老头好奇，于是就搬开盖子……后面的事大家也就知道了，老头说，饶是他这么大把年纪了，什么古怪事儿没听过瞧过？还是被吓得不轻，后来听说有人死了到处找棺材，就大概明白了，于是老头找了过来，一问死者的姓，果然，这是那姓娄的在替自己找床睡哩！老头说到这儿，一脸无奈，摊着手说：“你们说，他都自己来选好了，我不卖，行吗？”

这故事我当时听只觉得稀奇，却不害怕，可在这荒山野地，坐在这样一辆车上，大嘴突然提起王师傅，就让我没来由地想到了这个故事，更没来由地发起毛来，有点害怕，但又不能让大嘴看出来，不然岂不被这小子笑话死？于是我摇摇头，故作淡笑，说：“王师傅的话你也信？吓吓你而已。”

大嘴放下车窗，把手里的烟头弹掉，笑而不语，我侧眼看他，发现大嘴笑得有点不大自然，我明白了，原来这小子也怕，靠，也是个银样蜡枪头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Y县这条路的确比较偏，一路上只有些零零碎碎的小村落，其他全是荒山野地，沿路还不时散布着些零星墓地，就是在大白天跑这条路，也看不到几辆车，更别提现在了，自驶出Y县起，如果我没记错，目前为止我们只遇见过一辆车。

气氛忽然变得有点诡异，我和大嘴心照不宣，自觉地把话题岔开，开始有一句没一句地聊起些轻松小事儿。恐惧这种情绪，说到底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自己吓自己，我和大嘴一旦把话题扯开，不再胡思乱想，就立马恢复如常，不再疑神疑鬼起来。

扯了半天闲话，我觉得口渴，伸手拿水喝，一下没拿稳，掉在脚下，我欠下身去捡，正摸到水瓶时，大嘴猛地一个急刹车，我毫无防备，脑袋磕在驾驶台上，磕得我眼冒金星，用手一摸，一个大包正在蓬勃隆起，我大骂："靠，你小子刹这么急做什么，见鬼了啊！"

大嘴的反应让我吃惊，他绷直身体，眼睛瞪得老大，右手颤巍巍地抬起来指着前方说："你看那里。"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，眼前的景象差点没让我的眼珠子弹出来：在距我们车七八米开外，三个身着白衣的神秘怪人正在山路中央左右摆动。

没错，是三个身形诡异的"人"，但完全看不见脸，身体被裹在宽大的白袍中，看不出体形，个头相仿，看起来挺高，并行排成一排，似乎毫无重量，轻飘飘地浮在道路中央，左摇右晃，在昏黄车灯的照射下，格外恐怖。

见鬼了！这是我当时蹦出的第一个念头！刹那间我的头皮像炸开了一般，鸡皮疙瘩瞬间爬满全身，车内开着暖气，我却不自主地打起抖来，我颤着嗓子问大嘴："那是什么？"大嘴的声音颤得比我还厉害："你看到了？"我点点头说嗯，大嘴愣了几秒钟，反应过来，猛地挂挡掉头，飞也似的往Y县方向开去。

一路上，我们一句话也没说，两个人紧张得要命，我死死地盯着后视镜，大嘴则把金杯面包当成了波音747，一路飞驰，直到看见Y县城内的点点灯火，才开始放慢速度。

进到县城后，大嘴把车停在车流较多的主干道上，长长地嘘出一口气，双手在裤子上来回擦拭，这时我才发现，方向盘被大嘴手握的地方，湿漉漉的全是他的冷汗。我放下车窗，心有余悸地往车后看了一会，缩回脖子，一字一句地说："我想我们的确是见鬼了。"

大嘴吸吸鼻子，点起一支烟，同样一字一句地回答我："我完全同意你

的看法。”我们俩在车内坐了一阵，烧掉半盒烟之后，决定绕路返回，先到J市，然后跑高速回镇上。

回到镇上第二天，得知我俩昨夜见鬼的猴子大呼遗憾，说早知道他也去了。大嘴出发前曾给他打过电话，他说晚上佳人有约没时间去，此时却道：“唉，早知道有鬼见，还约什么姑娘去？”摇着他的圆脑袋，懊悔得要命，完了又指着我和大嘴说，“我说你们两个，太给兄弟们丢脸了，要是我在，肯定冲过去看看，管他是人是鬼，碾过去再说，要是鬼，老子要他活鬼变死鬼！”

“呵呵。”一直在旁边听我们说话的王师傅这时开腔了，他说，“要是你真的压过去，我看不是它们活鬼变死鬼，是你个小崽子活人变死人哟！”

猴子一听来了劲，赶紧递给王师傅一支烟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我就知道王师傅见多识广，那你给我们长长见识，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”

王师傅把烟叼在嘴上，在兜里摸着火机，大嘴见状，十分殷勤地为其点上，王师傅深吸了一口烟，说：“一般在路上碰到的那些东西，分两种，一种是拦路鬼，这种鬼一般没啥坏念头，只是喜欢捉弄捉弄过路的人，比如让你摔个跟头，找不到方向啥的，逗逗你也就算了；还有一种就厉害了，我们老家叫夺命刹，都是些横死在路上的短命鬼，这东西心里有怨气，总想拉个垫背的，花招也多，有时把一条路弄成两条，如果不熟悉路况的司机把车开进它们弄出的那条，那结果就大坏喽，所以我们经常见到一些车祸事故很蹊跷，一条又直又长的大马路，司机也没喝酒啥的，怎么就一脑袋扎到了马路外。”

猴子问：“那王师傅，你说昨晚他俩遇见的是哪种？”

王师傅弹弹烟灰说：“我估计小武（大嘴姓武）和非凡（本人）他们看见的，应该是夺命刹。”

王师傅这话一出口，我立刻感到自己的汗毛齐刷刷地竖了起来，大嘴更是一蹦三尺高：“啊，那他妈以后谁还敢跑Y县？横竖我是不跑了，谁爱跑谁跑去！”

王师傅摆摆手说：“小武你也不要紧张，我想昨天那几个东西也没想害你们，不然能让你们看到？”

大嘴嘟囔道："这回没害成，那下回谁说得准？"

王师傅笑了笑："你以为就只有Y县这条路上不干净？我告诉你，这世上就没有干净的路，有路就有亡魂，除非你一辈子别坐车别开车，连路也别走了。"

大嘴接着嘟囔："那你干吗只和我说这条路不干净？"

王师傅说："我这样说不是吓你，是想给你提个醒，心怀敬畏不要紧，怕就怕愣头青，像猴子这样的。"

猴子挠挠后脑勺，笑嘻嘻地说："哎哟王师傅，看不出来还是文化人啊，心怀敬畏这样的词都说得出来。"

我把猴子推开，说："去去去，别捣乱，王师傅，那你说说，怎样才能避开这些东西？"

王师傅说："人明鬼暗，避是很难避开的，只能尽量让它们害不成你，你们几个小伢崽阳气旺，只要在一起，那些东西就不敢靠近。小武，我建议你去搞点桃树枝，用红线穿着，挂在车上，这桃树枝可是好东西啊，辟邪镇鬼，非常有用，不过这桃树枝要捡朝东南方向生的剪，这样的辟邪效果最好。"

大嘴一听立刻握住我和猴子的手："同志们，俗话说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，以后兄弟出业务，你们俩可不能袖手旁观啊，兄弟这条小命就拜托你们二位了，在关键时刻，可千万不要让兄弟孤军奋战啊。"我说没问题，虽然昨晚见了鬼，但兄弟坚信毛主席的话：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，同理，一切冤魂恶鬼都是纸老虎。

猴子就更起劲了，口水四溅地叫道："我不怕见鬼，就怕见不着鬼！"

王师傅一拍猴子的屁股，说："这个傻崽子，这话可不敢乱说哟，有东西听着哩。"

猴子摸着屁股，傻呵呵地乐，大嘴原地转了几圈，突然拔腿往后山跑去，猴子叫："喂，干什么去？"

"找桃树去！"

说心里话，我对王师傅所说的事将信将疑，即便那三个诡异的白衣身影仍清晰在目，但若真如王师傅所说，那这世上还有几个人敢开车，敢走路？

我喜欢鲁迅说的话，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路是人走出来的，不是鬼走出来的，在路上，人——肯定比鬼多。



02. 夜请筷仙

镇上的殡仪馆，建在山镇的东南角，背后靠山——老坟山，前面对水——大水库，用大嘴的话说这是依山傍水。从殡仪馆大门进去，左边没有任何建筑，而右边是一排平房，供职工办公和值班用，正面是个大堂，给死者办丧事、开追悼会用，大堂后面，就是停尸的冷库。从高处看殡仪馆，格局像个大大的“7”字。

据王师傅说，殡仪馆的选址和格局，都是有根据的。先说选址，殡仪馆选在东南方向修建，是因为东南方乃至阳之地，是“阳中之阳”，《易经》中提到，太阳由东升起，因此东方属阳；南方气候炎热，五行归火，而火为阳，因此东南方就是阳气最为旺盛的至阳之地，把至阴的殡仪馆修建在东南方，旨在压镇。

再说格局，殡仪馆的格局像“7”，是因为民间办理丧事一般都是以七为单位，什么一七、二七、三七……直到七七，殡仪馆建成个“7”字，也正寓意如此。

山里的冬天来得早，天冷了以后，我们几个爱凑在殡仪馆的值班房里打牌，因为值班房内有空调和电暖炉，两个一起开，房间里暖意融融，电费还不用自己掏，美中不足的是殡仪馆太偏僻，周围没有饭店和小吃摊，打牌打得饥肠辘辘时无处觅食。后来在我们的威逼下，大嘴自掏腰包买了个电火锅，算是替他们单位又向电厂作了点贡献。我们打牌前去菜市场买齐吃的，饿了就几个人一起动手搞火锅吃，爽得要命。

彻底解决了肚子问题后，我们就经常在值班房里搞通宵，有时打牌，有时骗几个姑娘过来讲鬼故事，有时什么也不做，就围着火锅喝酒抽烟吹牛皮，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值班房成为我们一个夜间娱乐的窝点。夸张地说，若不是因为下面这件事情的发生，这个窝点大概会被我们使用至大嘴

退休。

那天我们几个本来想打牌到天明，夜宵都备好了，可其中一个在交警大队工作的朋友来电话说晚上有酒局来不了，三缺一，再找人又找不到，本想散了各自回家睡觉，可一大堆吃的摆在面前，于是临时决定搞个三人茶话会，搞多晚算多晚，搞累了就睡，反正值班室有床。

王师傅和我们说过，在殡仪馆，尤其在晚上，最尤其在晚上十一点到一点这段时间（此时是子时，是十二时辰中最为阴森的时间段），不可以谈论诸如鬼神之类的事物，更不可以做容易招惹这些东西的事情，否则惹来了脏东西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虽说前不久我和大嘴出业务碰见过那玩意儿，可害怕也就那么一阵子，过后一回想，还觉得蛮刺激的！用猴子的下流比喻是：就像第一次嘿咻的小姑娘，干的时候哇哇叫痛，痛完了一回味，还想再来一回。

那天晚上我们喝得有点多，把镇上所有漂亮姑娘讨论了个遍，猴子看看墙上的挂钟，提议说："同志们，我建议，现在开始讲鬼故事！"我看了看时间，正值半夜十一点多，俗话说，酒壮尿人胆，在酒精的催化下，我们轮流把肚子里的奇闻怪谈说了个遍，越说越过瘾，直到搜肠刮肚再也弄不出半句鬼话，依然兴致不减。

这时大嘴说："不如咱们来请筷仙吧，以前和王师傅聊天，听他说起过筷仙的玩法。"这个提议得到了我和猴子的双手拥护。大嘴说请筷仙不能开灯，于是他从隔壁办公室拿来一把蜡烛（殡仪馆的办公室一角堆满了鞭炮、元宝、冥币、蜡烛之类的东西，是大嘴等人创收外快的重要商品）。

我们按大嘴的指示，把蜡烛按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东南、东北、西南、西北八个方位依次放好，然后拿了一个干净的碗装满水，又拿来三根筷子，把蜡烛一一点亮，最后把灯和电暖器（电暖器会发光）全部关掉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我和猴子在桌边坐好，目不转睛地看大嘴开始念咒请仙。

大嘴端坐在椅子上，把腰杆挺得笔直，垂下眼帘，嘴里神神道道地嘀咕了一通，此时我非但不感到恐惧，看见大嘴一脸严肃的模样，反而有想笑的冲动，一旁的猴子忍不住，扑哧一下笑出声来，我用胳膊肘捅了捅猴子，示意他安静，大嘴似乎没有受到干扰，心神合一，专心继续着他的古怪行为。

房间里十分安静，蜡烛燃烧的声响清晰可闻。大嘴从桌上拿起三根筷子，并成一排，如上香般把筷子缓缓插入盛满清水的碗里，同时嘴里轻轻说了声：“请！”这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——三根并排的筷子，居然齐刷刷地直立在水中。

我惊呆了，抬眼看了看猴子，他显然也被眼前的奇异景象所镇住，脸上流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。倒是大嘴此时颇有神棍风范，面不改色，无比镇静地对我和猴子说：“来了，有什么问题，问吧！”

猴子有点结巴：“怎——怎么——问？”

大嘴说：“随便，除了别问你什么时候挂，其他随便问。”

我咽了口唾沫，试探着问了一句：“请问筷仙，我什么时候可以找到一个女朋友啊？”

说完，我眼巴巴地盯着筷子，期待着得到点让我惊喜的提示，可奇怪的是，三根筷子没有任何表示，只是直直地立在水中，既没摆出我期待的造型，也没发出我渴望听到的声音。

我看了看大嘴，问：“怎么回事啊？不灵啊，你看，不动也不说。”

猴子插嘴道：“你这个问法就有问题。”

我说：“怎么讲？”

猴子说：“你问什么时候能找到女朋友，你叫筷仙怎么回答你，摆个日期？再说这筷子哪来的嘴？”

我翻了他一眼，说：“要不你来问。”

猴子自信满满，说：“看我的。”

猴子挪了挪屁股，把身体坐正，搓搓手，双手合十无比虔诚地说：“筷仙啊筷仙，不好意思这么晚惊动您老人家，我就想向您咨询一个问题，您不用告诉我太多，只要回答对或者不对，能或者不能，好或者不好，是或……”

我听着不耐烦，打断了他：“你他妈快点，啰唆什么！”

猴子清了清嗓子，对着三根筷子问：“请问筷仙，水电公司的张晓静对我有没有意思（张晓静，堪称本镇第一窈窕美女，其父是水电公司副总，其母是水电公司人事部主任，家境优越，貌美如花，被猴子从初一起就开始觊

觊和意淫，直至现在）？”

筷子对猴子的问题同样没有任何反应，我们三双眼睛直愣愣地瞪了筷子半天，可这三根筷子像扎了根似的竖在水中，纹丝不动。

猴子急了，骂道：“靠，怎么回事！”

我见大嘴一脸若有所思的神情，便捅了捅他，说：“要不你来试试？”

猴子表示同意，说：“嗯，也许是要请它的人问，它才会回答，大嘴你试试。”

出乎我和猴子的意料，大嘴摇摇头：“我觉得有点问题，还是不搞了。”

我与猴子异口同声道：“有什么问题？”

大嘴还是摇头，面色凝重地说：“不知道，但不应该这样啊。”

猴子说：“那你试试啊。”

大嘴继续摇头：“还是不试了，赶紧送走它。”

说完，他低声念了几句什么，说了声：“走——”

我和猴子伸长脖子看着筷子，良久，猴子说：“它没走。”

大嘴看上去有点急，重复念了几次，一次念得比一次快，可那三根筷子却像中了邪一般，依旧保持着直立状态。

我看看大嘴，大嘴看看猴子，猴子看看我，三双眼睛互看了一圈，又同时集中在筷子身上。八支蜡烛已燃去了近三分之一，白色的蜡油滴落在桌面，凝固成诡异的形状。房间门窗紧闭，烛火却左右摆动得分外活跃，像有风，可我感觉不到。

大嘴皱起眉头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猴子猛地站起来，大声说：“管他妈的怎么回事，它不走，我送它走！”说完，用右手手背扇向筷子。

“别！”大嘴阻止不及，三根筷子被猴子打出碗中，分别跌落在桌面和地上。与此同时，一阵邪风突然在门窗紧闭的房间内刮起，八支蜡烛被同时刮灭，风瞬息即止。在黑暗中，我听见桌上那只盛满清水的碗，发出一声可怕的爆裂声，溅出的水滴落到我的脖子里，冰冷异常。这突如其来的怪事，让我们三个不约而同地大叫起来。